

报告文学

赤胆忠心



报告文学

赤胆忠心

吉林省总工会宣传部 编
中国作家协会吉林分会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1963·长春

目 次

赤胆忠心.....	蔡行远 (1)
紅松性格.....	蘆 萍 (24)
登 山.....	傅之凡 (38)

赤胆忠心

——省特等劳动模范李国才的故事

蔡行远

不久前，我曾会过省特等劳动模范李国才。匆匆地相会，使我留恋，难以忘怀。

二月，酷寒深锁着北国，然而，吉林市的松花江畔，却风采别具：石柱长廊下的江水，静静地流着，江沿上的雪柳银树，也白光照眼，我觉得，春天是长在地上的。……

晚上，我和一位报社的朋友，在江边漫步，从他娓娓的言谈中，我第一次知道了李国才。我怀着景仰和敬爱的心情，倾听着关于李国才的故事。

—

去年岁末的一天晚上，李国才拖着沉重的脚步，

回了家。脚下是一条冰雪复盖的路，这条路，他是多么熟悉多么亲切啊！多少个阳光灿烂的早晨，多少个星光朗照的夜晚，他踏着它，从家里带着希望去工厂上工，他踏着它，又从工厂带着喜悦回到妻子孩儿的身边；然而，今天，他脚上却仿佛墜了鉛，脚下的路，也显得高低不平而且遙远了。……

他好不容易才到了家，家里照旧是温暖的，小屋里喧鬧着妻儿的笑語。敏感的妻子，看着李国才紧鎖的双眉，心里有些疑惑了。她想：这个人今天怎么的了？从結婚到現在，还没见过他皺眉呢！

“国才，你病了嗎？”

李国才望了妻子一眼，不耐煩地說：

“你呀，真是的！工地就在你眼皮底下，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你还蒙在鼓里，真是沒长心眼儿！”

“唉呀，你又沒說，我怎能知道啊！”妻子笑了，她想，这个人可真怪，今天說話怎么这样冲，从結婚到現在，她还没經受过呢。想着想着，一时摸不着头脑，就轉身为丈夫收拾飯菜去了。

李国才嘴嚼着飯，眼睛却只管望着窗外出神。看着他吃不下飯，妻子这时真有些着急了。

“国才，告訴我，工地出了什么事，你怎么連飯都吃不下了？”

“一截地下管道冻堵了，我心里就象塞了团乱麻……”

一听说管道堵了，妻子孩子气地又笑了。她說：

“那怕啥，烧紅一根鉄条，往里一通，不就啥事都完了嗎？”

“說得容易！你当象咱家的炉筒子呢，一通就冒烟了？說你没长心眼儿，你还犟！”

被丈夫說了一頓的妻子，这会有些茫然了，她的眼光，也不自覺地望着窗外，窗外，冰天雪地的化工区，在黑沉沉的夜色里，燃起了一堆堆紅火，許多工人正在用木材和焦炭，烤着被寒冷冻堵了的地下管道。

夜，很深了。象过去許多不眠的长夜一样，李国才又开始他的思索了，……

他思索着，冥想著，越想心里就越难受。年关将近了，生产正在要紧的节骨眼上，偏偏这时候管道出了事，真叫人比火上房还着急。白天，他們管

道工地管道小組負責運木材和焦炭，十分鐘，一車木材和焦炭就燒光了，眼瞅着大批大批的木材和焦炭變成了黑灰，這比揪他的心還難受啊。更糟的是，要是這些木材和焦炭，真能烤化了管子，那還有情可原，可是，干了一天，也沒干出個頭腦，長久下去，啥事都悞了。

夜，更深了，李國才覺得有些冷。於是，他下了床，把將要熄滅的爐子透了一透。沒曾想，他剛用爐條一通，紅紅的火焰，撲的一聲，騰起一團煙霧，李國才猛地煞住了手，心想：要是能做一個火爐，往凍堵了的管道里噴火，管道准能化通。他想到這，焦急煩躁的心，好象立刻打開了窗戶，亮堂了。

床上的妻子睡着了，發出了均勻的呼吸。柔和的燈光下，李國才在桌上鋪好了紙，手拿着鉛筆，凝神思謀着。許久，他在紙上畫了一張草圖，手拿着草圖端詳了一會，又勾掉了。接着又畫了一張，又勾掉了，就這樣，一張勾掉了又畫一張，漫長的冬夜，靜靜地在他筆下流過去了。終於，在晨曦染紅窗櫺的時候，草圖畫成了。

早晨五点多鐘，李国才輕輕地在屋里来回踱着，一种巨大的喜悅激动着他，使他恨不得一下子飞到工地，把自己的想法告訴同志們，告訴那些和他一样为生产焦虑的同志們……

妻子醒来了，她睡眼蒙眬地看着李国才，她奇怪，他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呢？

“国才，要做飯了嗎？”

“还早呢，你先睡吧！”

“那一会你做吧，今早晨我睡个懶覺！行不？”她笑了，慢慢又睡过去了。

看着妻子又睡了，李国才急忙穿好披在身上的衣服，把炉火弄旺一点，就拿着画好的草图，一个人直奔工地走去。

东方漸漸亮了，脚下的路很清晰。此刻他想起了妻子叫他做飯的話，不由得笑了：

“等着吧，等我完成任务再給你做吧，这个懶虫！”

他笑着，想着，来到了工地。

工地上很冷清，就着黎明前的曙色，他看見一个人，影影綽綽地蹲在管道旁边发楞。走近跟前一

看，原来是工地施工主任董志坚。大概他也一宿沒睡着，两眼布滿紅絲。

董主任一看李国才来了，就問他：

“国才，你怎么来的这么早？”

“睡不着啊！”

董主任再沒往下問。还用往下問嗎？自从他認識了李国才以来，他的脾气秉性，早都摸透了。这个年輕人，就是有股子鑽劲，只要生产上有了难题，他就会覺睡不着飯吃不下，不管是他份內的，还是他份外的，他都插上一手，而且一插手，就真刀真枪地干起来，那股冲劲，着实令人敬佩。

今天，董主任看李国才来得这么早，就猜出，他一准又是想出了什么門道：

“国才，你看这冻堵了的管道，想个什么法，能弄通了呢？”

“我倒是有个法，怕是懵不对！”

“說說看吧。”

于是，李国才把草图从怀里拿出来，鋪在地上，两个人就一起研究起来了。……

看了半天，董主任猛地一拍李国才的肩膀：

“国才，你想的真絕啊！”

“說不定，又叫我給‘懵’上了。”李国才紅着脸笑了。

这时，董主任乐透了。他一手拉着李国才就往車間跑。

“別急啊，得想法找材料啊！”李国才停下脚笑着說。

“对！你看我光顧乐了。”董主任也笑了。

說着笑着，两个人来到了材料堆。哪是什么材料堆啊，只是一堆破銅烂鉄。董主任和李国才围着材料堆耷了半天，也沒找着合适的材料。正在发急，突然李国才发现有一座废鉄炉，他就象得着宝贝一样地說：

“董主任，就要这家伙。”

說罢，他手拿着粉笔，就拦腰往废鉄炉上画了一条杠，自言自語地說：

“要上半截，做脑袋。”

两个人又找了一会，总算把材料找齐了，于是，两个人扛的扛，背的背，来到了車間。

車間里冷清清的，沒有一个人影。因为天很早，

工人們還沒有上班。

“不能等啊，咱倆先下手吧！”李國才說。

“可是要焊接，沒有防護罩能行嗎？”董主任一時很為難。

“行，對付着干。”李國才說着就操起電焊把干起來了。一時找不着防護罩，李國才就用手遮着眼睛焊接。

就這樣，在小組同志們上班之前，他已經和董主任把活做得差不多了。

天，亮了。雄偉的化工工地，浴在朝陽燦爛的霞光里。

霞光中，李國才小組的同志們先後來到了工地。一進車間，大伙看見滿臉流汗的李國才和董主任，都很驚訝。可又一看車間里擺着一個龐然大物，雖然還不知道這又是什么名堂，但是，心里都明白，李國才來的這麼早，准和管道有關。

李國才看見大伙都傻站着，就笑着指着地下的物件說：

“伙計們，再用上一把勁，咱們把它鼓搗好，然后就拉到工地去！”

“我說國才，你又弄個什麼玩藝兒啊？”一個工人笑着問。

“什麼玩藝兒？‘火焰發生器’，新鮮吧？”李國才也打趣地說。

一聽說是‘火焰發生器’，大伙都圍前圍後地看，有的人不住嘴地稱贊，有的人拍手叫絕。大伙看了半天，在李國才的指點下，都明白了，於是操起家伙，齊下火龍關，很快的就把爐子做好了。

這時，董主任走到電話旁邊，開始叫車。接電話的一聽，李國才又研究出了解決管道凍堵的東西，那樂勁就別提了，連聲說：

“好，要几輛，只管說話，要兩輛我們就開去一對！”

董主任放下電話，一學說，大家全笑了。還沒等笑夠，一輛“解放牌”嗚嗚地就開來了。

車一到，小伙子們就開始往車上搬那龐然大物。費了九牛二虎的力氣，总算把它弄上了車，大家一齊上了車，汽車象一陣風似的向現場駛去。

喧鬧的工地上，集了許多人。看見李國才的汽車一到，大伙便蜂擁了過去。……

一天很快的就过去了，被严寒冻堵了的地下管道，慢慢地化通了。李国才看着远处高高的烟囱，又升起了袅袅烟霭，此刻，他竟然乐得象个孩子一样，不知该干些啥好了。

啥也不用他干了。大家知道，这会儿他唯一的任务，就是赶紧吃饭。偏巧，工地这时已用汽车送来了热气腾腾的大馒头。

李国才狼吞虎咽地吃着。空着肚子忙了一天，这会儿他才觉出饿来。

二

夜很深了。江沿大街上的游人，渐渐稀下来，只偶而，还可見一对对不怕冷的情侶，在江沿上徘徊着。静静流着的松花江水，恍动在灯光树影之中，江的彼岸，一片朦朧，只能約略分辨出高楼和树林的大意。

我的朋友笑着望望我說：

“还講下去嗎？”

“講啊，我連一点睡意都沒有。”我說。

他又笑了。于是，我們又沿着靜靜地江沿走起

来；李国才的故事，也象靜靜的松江水，流响在我的耳际……

一九六〇年，領導上为了适应工程量的进展情况，从几个小組里抽調了几名工人，組成了管工小組，李国才当了小組长。当时，管工小組只有一把鉄鋸，一把鉗子，一把鉄錘，一把扳子。就凭这点家底，管工小組就領下了撼六寸大管的任务。撼六寸粗的大管，不是个輕快活儿，况且，小組的人手又是文齐武不齐，家巴什又是要啥沒啥，所以，干了一陣，啥名堂也沒搞出来，有人說：

“干脆，你回你的高老庄，我回我的花果山，咱們散了吧！”

完不成任务，大家的心情散了。面对这种情况，李国才急得火穿穿的，可是，想来想去也沒有个章程。自己拿不准定盘星，李国才去找党支部书记。一見韦支书的面，平时爱說爱笑的李国才，反到悶着头說不出話来。韦支书看着李国才愁得两眉扣一眉的样子，就笑着問：

“国才，有难处嗎？”半天，李国才才紅着脸說：

“我真有些懵了，韦支书，你給我出个主意。”

“懵了？”韦支书含笑地用手拍着李国才的肩膀，“一个党员，怎么能說懵呢？国才，有难处不要往后縮，越是难就越該往前闖，平常你那股硬劲呢？”

李国才脸越发紅了，韦支书看这个紅脸汉子笑了。

这时候，韦支书扶李国才坐下，他仔細地听了李国才的汇报，两个人商量来商量去，等李国才从韦支书那里出来时，眉毛舒展，脚步輕快，看来小伙子精神多了。……

几天以后，李国才又把小組的同志們叫到一块，他恳切地瞅着大伙說：

“伙計們，要想吃飯，就得先和泥搭鍋台；要想改变咱們小組的落后面貌，就得高楼大厦平地起啊！”

大家你瞅瞅我，我瞅瞅你，品評着李国才的話，覺得很有滋味。看大伙很专神地听，李国才又接着說：

“現在，工区来催咱們滅的六寸大管的活了，

人家說，就等咱們的米下鍋了，我們五尺多高的漢子，能說沒米嗎？”

“對啊！都是人，我們怎麼就是熊蛋，咱們干！”有人笑了。大家的心齊了以後，就又熱火朝天天地干起來。

可是，說是說，干是干，一真動手，困難就又跟腕來了。擰六寸粗的管子，過去是用电焊，這回按工程質量要硬彎，這擰成九十度的硬彎可是個硬工夫，過去沒干過，一時不知有勁往哪使。

就在这个緊要的節骨眼兒，工地黨支部書記王泰福和工地施工主任董志賢來了，並且帶來一台卷揚機，幫他們試驗。一看有了卷揚機，李國才就樂了。他想，用它試試，也許能擰出來，懵懵看！

管子燒熱了，他站在卷揚機下，小旗一擺，說聲開車，卷揚機哼了一聲，大伙順着聲音一看，糟了！管子的彎兒，足足有一百四、五十度，冷眼看去，活象個釣魚鉤。

“真丟人。我說干不了，偏逞能！”一個性急的工人說。

李國才也懵了，站在卷揚機下发楞。一個老工

人琢磨了半天，走到李国才身边，安慰地说：

“我说国才，有八成是卷扬机的速度太快了。你到工地上要点材料，咱们把机器改一下，也许能成。要不然，这活可就难干了。”

“对，国才，你作个预算吧！领点东西，古语说，人巧不如家什妙啊！”

李国才的心渐渐平静下来，他仔细地听着大伙的意见，觉得大家说得都对；可是又一转念，作预算，钱从哪里来？一开头就当“伸手牌”，那能说得出来吗？但是，也不能干瞅着，办法还得想啊……

又过了几天，有人问李国才预算批下来没？他笑着说：

“下来了。”

“在哪？”人们不信实。

李国才一指窗外的大废铁堆：“那就是咱们的预算。一不开条，二不记账，要啥拿啥，用完了一块算吧！”

起初，大伙还楞一会，等明白过来意思，也都哈哈地笑了，李国才的乐观情绪，深深地感染了大伙。